兄弟仨的一顿饭

马雪芳

母亲去世快一年了。自母亲去世至今，我们兄弟仨忙于工作，还没一起吃过饭。昨天我就计划好了，今天提早一点下班，请两个哥哥在我乡下的自建房里吃个晚饭——虽然父母亲都不在了，但兄弟仨的情谊只能增进，不能衰退。

今天我亲自下厨，做了冷热八个菜，下午5点开吃。

刚喝了几杯酒，大哥问我红烧萝卜大花鲢鱼头里有没有放味精？我说我烧菜从不放味精，自己烧的菜里放味精，再好的菜吃着就有点反胃了。大哥直夸这个萝卜鱼头做得好吃，还说父亲在世时也是喜欢吃鱼头的。随即，话题转移到父亲临终前的几天。

最后一次送父亲到医院，是在2016年9月29日。为了不影响我第二天工作，大哥、二哥让我晚上回家，他们陪护父亲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打电话给大哥，询问他父亲的病情。大哥说，父亲病情大有好转，胸口基本不疼了，只是夜里挂了七八个小时的药水，小便次数多，如果我下班后能去医院，就买两条短裤带过去。听了大哥的话，我异常高兴——父亲终于又挺过一关了。我还告诉大哥说，短裤等会儿就去买好，一下班就去医院。

那天中午，我在学校食堂刚吃好饭，接到大哥的电话，那头却是父亲的声音："阿四（我的乳名），短裤买了吗？"我说："买了，你胸口基本不疼了？"父亲说："胸口不疼了。把短裤退掉吧，我的另一条短裤已经晒干了，够穿了。"我说："噢，知道了。"父亲的节俭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虽然两条短裤只有6元钱，但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准会被他"批评"半天，我只得按照父亲的"指示"办。

二哥对我做的砂锅赞美有加，他边夹着里边的走油肉边说："母亲活着的时候，最喜欢吃走油肉。"于是，话题就转移到母亲身上。

百岁的母亲住在乡下大哥家。去年12月15日早上，她自己用电饭煲煮了粥，吃完后突然感觉心脏疼。听到母亲的呻吟，大哥赶紧扶她躺到床上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，直到今年的大年初七离开人世。

去年10月1日，母亲非常开心，因为从那天起，村里开始为全村9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送午饭了。每天上午10点半，送饭车准时到达母亲的厨房门口。母亲把送来的饭菜一分为二，一半当午饭，一半当晚饭。我经常买些母亲喜欢吃的苏州枣泥麻饼、酥糖等糕点去看望她，每次见面，母亲第一件事总是告诉我村里送的饭菜很好吃，吃完午饭、晚饭，都会去村东面的运动场上散散步。她还说"现在的日子真好啊"，我说"是的，你要争取活到110岁"，母亲说"好的，我要争取"，说话时脸上开满了"花"。

在整理母亲遗物时，我们发现母亲的菜橱抽屉里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用牛皮筋箍着的几捆一次性筷子。看着筷子，大哥突然想起来：村里每天送饭的塑料袋里，都放着一双一次性筷子。母亲吃饭用自己的筷子，一次性筷子就这么积攒起来。她说过，那些筷子要分给我们兄弟仨，说是以后每家过节祭祖用，她还要把筷子送给亲戚和村里人。母亲和父亲的节俭实在是分不出高下啊。

本来，我们兄弟仨酒量都不行，不知怎么，今天大家的酒量都涨了不少。送两个哥哥出门回家时，月亮早已爬上了树梢。

父母亲一生克勤克俭，把我们兄弟仨拉扯大，又省吃俭用地为三个儿子分别建了房子。去世后，他们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值钱的遗物，但是留下了我们兄弟三人——亲人、亲情，这是用再多钱也买不到的。将来的日子，我们兄弟仨都要好好地活着，一是为了自己，二是为了父母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居无定闻言大惊。他见郭小玉年纪轻轻，怎么看都不像掌门人的师叔，但是放眼天下，又有谁敢冒充月圣的长辈呢，因此心中犹豫不决。

郭小玉瞧出他的心思，猛地喝道："居无定，你胆敢目无尊长吗？"居无定再无怀疑，弯腰施礼道："属下居无定拜见师叔祖！"

郭小玉脸上绽出笑容，道："平身吧，今日之事由我替你们做主了。"

居无定担心道："他们人多势众，师叔祖千万不可大意。"

游平之听郭小玉自称是秦苏蓝的师叔，心中不免害怕起来。要知道，秦苏蓝可是位列五圣之一，身前这个小姑娘既然敢自称是她的师叔，武功自然不弱。他的脸上阴晴不定，眼珠乱转，不知该退还是该硬拼。

此时，游平之身边一人低声道："请堂主下令击杀他们，否则我们回去无法向代帮主交代。"又加重语气道："代帮主的手段，想必堂主是见识过的。"

游平之听了身边之人的话后，眼前仿佛呈现出代帮主慕容飞鹰惩罚逃兵的残酷刑罚，心中不寒而栗，向身边之人说道："曹督使放心，我们人多势众，岂能被她吓到。"向左右大声喝道："给我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！"

北斗帮众弟子闻言，纷纷手持兵刃向郭小玉等人扑来，游平之则悄悄站在高处观望。

郭小玉抽出长剑，使出青竹剑法左刺右砍，逼得北斗帮弟子纷纷后退。

周克则手持双锤护住冬儿，空中呼啸阵阵，有人惊声尖叫道："虎啸神功！他是病虎周克！"其他人听到后，哪里还敢靠近周克。

游平之向曹姓之人大声叫道："曹督使，你不要与那丫头硬拼，攻她的马，将马腿砍掉。"

曹督使闻言也觉得有理，一个翻身向郭小玉马的前腿砍去。

郭小玉冷哼道："找死！"施展紫竹神功立掌向他隔空劈去。紫竹神功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星月神功，但是对付武功平平之人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
郭小玉身具数十年的内力，即使三仙五圣与她比拼内力，也不敢怠慢，何况他们这些不入流之辈。曹督使的武功最多能跻身武林二流之列，哪里经受得住郭小玉的一掌。随着一声惨呼，曹督使已被掌力震碎心脏，当场死去。

北斗帮众人都面面相觑，不敢靠近。

居无定抓住时机，突地大声喝道："弟兄们，报仇的机会到了，都给我杀！"

三四十名白鹤门的弟子闻言，纷纷挥舞兵刃向北斗帮众人冲去。

北斗帮虽然占据人数优势，但是精神已被郭小玉和周克击垮，游平之眼见势头不妙，当先带头向山下逃去，白鹤门弟子乘胜追击，杀死砍伤敌人无数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父亲的家书

尹晓华

前段时间在老屋里整理东西，发现了一大堆旧书信。摸着那一叠叠泛黄的信纸，看着那一行行斑驳的字迹，我不禁心潮翻涌，感慨万千。那些书信，都是父亲多年前写给我的家书，那些年我在外打工，彼时没有手机，沟通全靠写信。

记得那年正月，我第一次坐上火车，去往遥远的城市打工。火车翻山越岭，越走越远，车窗外是我从未见过的风景。在火车上，我的脑海里一边憧憬着远方的美好，一边萦绕着父母的叮咛。我希望火车能够快一点，这样，我就能快一点到达目的地。我又希望火车能慢一点，这样，我就能没那么快离开家乡。就这样又渴望又不舍地一路纠结。

第二天，我到达了目的地，那是一个离故乡1000多公里的陌生城市。我安顿好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。那是我第一次写信，我把沿途的风景以及我所在的城市的美丽容貌，添油加醋地描写了一番，更把还没上一天班的工厂说得很好很好，可我唯独没有写"我很想家"。虽然离开父母才几天，但远隔千里，心里却是十分地想念。想着一个人远离父母，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，想着不能在父母面前撒娇，想着听不到父母喊我的乳名……想着想着，我不禁泪眼潸然。

我把一封满载"喜闻乐见"的信投进了邮筒，接下来，便是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父母的回信。每当看到邮递员来到工厂门口，我都会莫名地兴奋。一封封地翻看，没有看到我的名字，我只好眼巴巴地目送邮差远去。二十天后，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。我的心情十分激动，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，父亲苍劲的笔迹跃然眼前："华仔，信已收悉。得知吾儿工作稳妥，甚慰。父母身体安好，勿念……"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我怕被工友笑话，拿着信一路飞奔到宿舍，关上门，放声大哭。我拿着信一遍一遍地读，父母的关心、不舍，流淌在字里行间，叫人怎能不想家，不流泪？父亲在信里也没有写"我们很想你"。我知道，父亲不写是怕触及我的思乡情结，正如我不写"我很想家"，是怕触及父母的思儿情结一样。父子连心，其实双方都知道，天涯之隔，怎能不思念？

当天夜里，心绪泛滥的我提笔疾书。写工作、写生活、写见闻……次日一早，我把信投进了邮筒。接下来便是日常，工作，等信。如此，家书不断。

我把父亲写给我的家书收藏起来，平时没事做的时候，拿出来读一读，以消遣无聊的时光。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也渐渐地适应了外面的生活。人嘛，总要长大，用父亲的话讲，就是要学会独立生活。慢慢地，我读父亲的家书，也不会哭了。我更多的是记住父母殷切的希望，努力工作，多挣钱寄回家，我想，只有干出个样，才是报答父母最好的方式。每次收到父亲的家书，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鼓舞我，激励我。

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，书信是两地唯一的联系方式。那些年父亲写给我的家书，是我成长路上指引我向前的一盏明灯，是那些寂寞夜里能驱走孤独的良药，是风雨之中能给我的坚强力量，是父母无尽的关爱，是游子一生的乡愁。